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華君吳文正公全集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六

字說

孔得之字說

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已也古人之名
之字蓋無所取義近世有說其名與字之義以寓訓戒
者非古也然而不害於教是以君子亦無訾焉承事郎
寧陽縣尹孔思則字得之以予爲父之黨而請其說予
曰大哉子之名與字乎思者作聖之基也夫子生之安
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聖統
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實發

前聖不傳之秘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
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
可見其真得孔聖傳心之印孔氏自子思以下代有賢
哲然能洞究聖學得此心印者未聞其人子聖人之後
也其有志於斯乎且常人非無思而不見有得何也不
思其則是謂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而後
爲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
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
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
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

不得之者乎予之俊偉通達嘗爲學官掌教矣嘗爲祝
官掌禮矣筦庫之塵勞校讎之清暇皆當身親歷之試
之於事殆無不可才士也夫今又出宰百里有社有民
責任甚不輕也學道愛人此先聖教人以邑宰之則道
若何而可學乎亦在乎思而得之爾况身紹聖人之繫
仕近聖人之居其感發興起當何如也其母以才士自
足而以學道爲志學而思思而得將可以嗣聖傳而光
千載豈但不忝於名與字之義而已哉

姜河道原字說

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卽水原之所發也

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爲最遠惟中國之河爲然漢之發原於蟠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爲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學記以祭川之重其原喻爲學之志於本覃懷姜道原以河爲名以道原爲字者其亦此意與蓋河之原盡夫山脉之所起而道之原盡夫道體之所極也道原生許公仲平之鄉濡染先正之風脫去凡陋之識不以其年之旣長而肯降心以學於予予因其命名命字之意而嘉其志之遠大也於是爲之說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

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原也近
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原而不遽以探原爲務
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
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
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畝若澮田間
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
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
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
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
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敏悟曾子之誠

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受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道舍派而尋原者也以道原所志之遠大而舉夫子程子教人之法以告俾由近小而入理其衆流則卒之究其大原可

俟也道原可與言必不以予言爲卑淺

豫章田三益字說

權衡稱物之輕重其名有五曰銖曰兩曰斤曰鈞曰石也黃金之數以鎰名則又出於五名之外鎰從金從益諧聲而兼會意或云二十兩或云二十四兩皆於一斤而增其兩以益之也故鎰取益之義豫章田君名鎰而以三益字其取於益之義者大矣哉人之益莫大益友友之益夫子獨取其三何也三友之目雖約而所該之益甚博三益者萬鎰之所從生也直者爲友則已之過無隱諒者爲友則已之善無僞多聞者爲友則天下義

理之無窮古今事變之無盡莫不因吾之所已知而悉
廣其所未知雖夫子之焉不學大舜之樂取諸人亦可
階而升也益之大豈復有加於此者世人不達聖言之
深疑三友之目有限而少之不知直諫多聞三者之益
足以包括天下古今萬端之益而無遺可謂博之至也
已而可少乎予嘉田君之益之大也爲作字說以贈

會瑛字說

瑛者玉之瑛也何以謂玉之瑛石玉之母也而有石英
焉瓊玉之類也而有瓊英焉琬琰玉之成器也而有琬
琰之英焉英也者言其精華如草木之英也人之秀乎

群衆亦謂之英曾瑛之父請予字其子於是字之曰英
玉先儒以人有英氣比水晶而不以比玉蓋溫潤含蓄
者玉也光明瑩徹者水晶也既爲玉矣而又曰英何也
玉之英非如水晶之光雖溫潤含蓄而氣如白虹精神
見于山川是爲可貴也苟徒瑩徹而已謂之英則可胡
可謂之玉哉竊嘗論之玉而英上也英而不純乎玉次
也不玉而英下矣不英而又不玉下之下者也聖愚賢
不肖之分大率有四瑛也其擇於斯

虞豐虞登字說

潭州路教授虞先生之子采有子曰豐曰登先生命之

名俾予字之予曰先生所期於孫者至矣夫人之志非甚狹陋卑污孰肯以小者下者自足而不期至於大且高者哉學必至於爲聖人仕必志於宰天下苟遜其極姑處其次殆與自暴自棄一爾豐者期之積而大也登者期之升而高也以其期於大則字豐曰與京傳云京大也以其期於高則字登曰與齊詩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先生所期則然也而豐也登也所以副親所期者宜何如哉期於大期於高者德與才也名與位也資與力也德與才天所賦也擴之極其大崇之極其高在乎學以充之而已天爵脩而人爵從名位固不待求也而

資力又何從計哉雖然衆流之合匯于海跬步之進躋于巔大自小而積高自下而升也才德名位之豐登靡不由是欲以學而充其才德其亦曰小學者大學之始下學者上達之基威儀三千事之細微而曲當未易孝弟二字行之卑近而篤行寔難此其大凡也充其類非可以一言盡豐也登也日過庭而問諸

曾尙禮字說

古之經禮其目三百而儀禮十七篇嘉禮賓禮僅存其十於僅存之中最易行者冠禮也而其廢也久矣司馬公及程子朱子惟恐人之憚其難故又斟酌古禮而損

益之庶其便於今而可行然人亦莫之行也故其在吾鄉惟蜀虞氏及予二家猶不廢此禮他蓋鮮有聞焉翰林應奉曾巽初在京冠其子有賓有贊有三加若醮若字其儀一倣朱子所定古禮久廢之餘而獨行人之所不能行可謂篤志好學之君子已屬余有疾弗及往觀冠畢巽初以其子來見且曰巽申之子如璋既冠賓字之以尚禮賜一言以釋其字之義可乎予謂詩言如圭如璋者喻粹美之德如圭璋之玉也考之周官璋之用不一而其色則有赤璋尙其飾則有大璋又有中璋邊璋牙璋之別用之南方禮陽神也用之山川禮陰祇也

用之賓客則以禮乎人也不惟用之於文事而亦用之於武事起軍旅治兵守莫不於璋乎是用然則吉禮嘉禮賓禮軍禮皆用璋也所尚乎璋之爲禮者貴其有粹美之德也德可貴者璋之體禮可尚者璋之用也抑聞古者男子生而弄之璋蓋自其初生之時而期之已不薄矣及其既冠責以成人則必其德之體無一可疵而禮之用無一不宜也夫欲備知所尚之禮而無闕於既冠之所用其亦勉脩所如之德以無忝於初生之所期者哉於是書此以授如璋而爲尚禮字說

萬寶元茂字說

君子耻聲聞之過情喜其實病其虛也原泉之有本而
混混不舍衣錦之尚綱而闇然日章有其實者益如是
漢儒之言實而曰茂實何也茂者植物之甚盛也莊子
嘗云畊而鹵莽其實亦鹵莽而報芸而滅裂其實亦滅
裂而報夫其實之鹵莽滅裂也雖寔而非茂也昔者國
之選士其科有所謂茂才君之勵臣其語有所謂茂功
才而茂甚盛之實能也功而茂甚盛之寔効也彼鹵莽
滅裂之寔安敢望此乎然則實固難實之茂者尤難也
豫章士萬氏實名而元茂字清江范德機叙其名與字
之說以勉之范之清操廉節寔清寔廉者也益貧而益

整彌久而彌光其斯爲實之茂也已元茂從之游其有所師法歟予方嘸斯人之不可復見而幸見斯人之所與游者焉如見吾德機也是以識乎其說之左

湯盤又新字說

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真手盤上用杓酌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盥文從水從臼從皿兩手加于皿而水沃其手也皿卽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盛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武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於盤曰盥盤明盤之爲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考之